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八

職官部十六

刑部尚書

刑部侍郎

刑部四司郎中員外

禮部尚書

禮部侍郎

禮部四司郎中員外

工部尚書

工部侍郎

工部四司郎中員外

刑部尚書

六典曰刑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

司門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

唐書曰柳公綽為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致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歐卑非鬪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毋非教也竟減死

又曰李適之拜刑部尚書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

### 刑部侍郎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為也正欲反耳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其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斬于市

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抄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當時雖不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又曰劉瑒轉刑部侍郎瑒精於法律選大中已前二百四十四年制勅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為六百四十六門議其輕重則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

### 刑部郎中

### 刑部員外郎

六典曰刑部郎中員外郎各二員掌舉其典憲而辨其輕重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凡律一十有二章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

曰既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聞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而大凡五百條焉

唐書曰長慶中刑部員外郎孫革奏准京兆府雲陽縣人力張蒞欠料林官騎唐憲錢米憲徵之蒞乘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德年十四將救其父以蒞角觝力人不敢搗解遂持木鐺擊蒞之首流血後三日致死者准律文爲人所毆人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聞三等至死依常律即買德救父雖是性孝非暴擊張蒞是功非究以髻巾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以權之測淺深之量以別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訓諸罰有權今買德生被皇風幼符在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職當讞刑合分善惡先具李由陳奏代冀賜下中書門下商量勅旨康買德尚在童年得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是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 都官尚書

南史曰徐孝克爲都官尚書自晉已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於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久代遠多有爲恠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着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閣自然開閉居者多死云尚書官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兩載祆變遂見時人咸以爲直正所致

梁書曰羊侃仙都官尚書尋向書合何敬容用事與之並居未嘗遊造有官者張僧孺候侃曰我牀非闈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直正

後周書曰梁元帝以沈重領江陵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察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

北部郎中

比部員外郎

六典曰比部郎中員外郎掌勾諸司百寮俸料公廨賦贖調歛徒役課程逋縣數物以周知内外之經費而總勾之凡内官料俸以品第高下為差外官以州縣府之上中下為差

魏志曰何貞奏許都賦明帝奇之擢為比部郎中

李緯尚書故實曰杜牧嘗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之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司門郎中

司門員外郎

大典曰司門郎中員外掌天下諸門及關出入生來之籍賦而審其政凡關二十有六而為上中下之差所以限中外隔華夷設險作固閑邪正禁者周禮司徒職門司下大夫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賄貨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禮部尚書

大典曰禮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禮儀祭饗貢舉之政

令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須正馬

尚書堯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伯夷汝作秩宗

家仍向父子不能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利則飭宗伯飭胃整攝

後魏書曰孝文車駕征馬圈留宋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僉卿縮攝二曹弁頓首辭謝東晉始置祠部尚書宋齊梁陳後魏此齊皆同東晉至隋乃更為禮部尚書

### 禮部侍郎

言曰常陟為禮部侍郎陟好引接後輩尤鑒于文維詞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乃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自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覆片善無遺美聲盈路又曰賈至轉禮部侍郎是歲至以時艱歲歉舉人赴省者奏請兩都分試從之兩都試舉人自此始也

又曰高郢拜禮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馳聲名尹歲冬州府薦送後唯追奉讌集罕隸其業郢性剛正尤嫉其風既領職拒絕請託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志在經義專考程試凡掌貢部三歲進幽獨抑浮華朋濫之風翕

然一變

又曰貶劉太貞為信州刺史太貞為禮部侍郎性愜情詭隨其掌貢舉宰臣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又嘗叙陳少遊動勸擬之桓文大招物議因斯貶

禮部郎中

六典曰禮部郎中員外郎掌二尚書侍郎舉其儀制而辨其名數

梁書曰武帝謂徐勉云今帝業初構須一人有舉善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畧誦上口遂拜為儀曹郎

禮部員外郎

唐書曰肅叔夏以春官員外郎則天將拜洛及享明堂皆別受制共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惲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

祠部郎中

祠部員外郎

六典曰祠部郎中員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諸卜筮醫藥僧尼之事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祭天神二曰祭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具差有三若吳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宗廟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五海瀆帝社先蚕孔宜父齊大公諸太子廟為大祀司中司命風師兩師衆星山林川澤五龍祠等及州縣社稷釋奠為小祀

梁書賀德基少遊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車服故  
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  
乎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  
又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荅而去德基於禮記稱  
為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孝俱為祠  
部郎時論美其不取工

主客郎中

主客員外郎

六典曰主客郎中員外郎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聘之事後  
漢書何遠少有美望公府中十辟一無所就由是名重華  
夏起家為尚書主客郎

膳部郎中

膳部員外郎

六典曰膳部郎中員外掌判之牲豆酒膳辨其品數比郊  
祀天地日月星辰岳瀆享祀宗廟百神在京師者用牛羊  
豕滌養之數省闕之儀皆載於廩犧之職焉

五代史後唐書曰膳部郎中鄭玠先奏諸司諸使職掌人  
吏乘暖坐帶銀魚席帽輕衣肥馬參雜庭臣尊卑無別行  
染時風請下禁止上嘉其事促行之中書履為不可趙鳳  
亟言於執政曰此禮誠人不可不切為權吏所庇竟寢其  
事

工部尚書

工部侍郎

六典曰工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  
令其屬有四一日工部二日屯田三日虞部四日水部總



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

隋書曰長孫平為工部尚書名為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  
和紹非毀朝廷為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  
污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  
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不堪作大  
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和紹之言不應聞矣陛下又復  
誅之臣恐百代之后有虧聖卜于是赦紹唐書曰閻立本  
代兄立德為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為八座時論榮之  
五代史晉書曰裴皞知貢奉擢桑維翰進士弟后維翰居  
相位徵拜皞工部尚書舍于相國寺維翰謁之不迎不送

門之卷曰皞見維翰於中書曰庶寮也維翰見皞於館則  
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重光耿介

五代史周書曰盧文紀嗣業之子為工部尚書特新除工  
部郎中于鄴公叅文紀文紀以父名司者不見或謂鄴曰  
南宮故事郎中入省如本行尚書侍郎今容叅何以省上  
鄴憂畏太過一夕醉歸畏經于室其甥鄭錄以事聞謫文  
紀為石州司馬

### 工部郎中

### 工部員外郎

六典曰工部郎中員外掌經營興造之衆務凡職也之修  
濬土木之繕葺工匠之程式咸經度之凡興建修築材木  
工匠則下少府將作以奉其事

屯田郎中

屯田員外郎

六典曰屯田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軍州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設屯田以益軍儲其水陸腴瘠播植地宜功庸煩省收率等成取決焉諸屯田役力各有程數三国典畧曰裴讓之十七舉分才為屯田郎中與祖班俱聘宋邢邵省中語曰多奇多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上之讓之弟讓之謀之訥之謁之並清立揚愔曰河東上族京官不少裴讓兄弟都無鄉音裴文季為不亡也

隋書曰柳彧為屯田郎中時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穎子弘德封應國公用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舉已列外門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

外門既

內閣又施事竟不行穎聞而歎伏

唐書曰沈扶字雲翔大和初為屯田郎中五年充山南道宣撫使至鄧州奏內鄉縣行市黃澗兩場倉督鄧琬等先先主掌湖南江西運到糴米至浙川縣於荒野中國貯除文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石裹爛成灰度支牒徵元掌所田自貞元二年鄧琬父子兄弟至去玄孫祖承擊二十八年前後禁死九人今琬孫及玄孫見在柳禁者勅曰如開塩鐵度支兩使此類極多其鄧琬等四人資產全已賣納禁擊三代瘦死獄中實傷和氣鄧琬等並跡於天下州府監院如有此類不得禁經三年已上速便疏理以聞物議嘉扶有宣撫之才

虞部郎中

部虞部員外郎

六典曰虞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辦其時禁凡採捕畋獵必以其時

水部郎中

水部員外郎

六典曰水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山瀆波池之政令以導溝洫堰坎河渠凡舟楫既灌之利咸總而奉之

梁書劉孝綽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勅荅曰美錦未可便製薄領亦宜稍重之即貞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九

職官部十七

侍中

六典曰侍中之職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總典吏職贊相禮儀以和萬邦以弼厥務蓋以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凡軍國之務與中書令參而總焉坐而論之舉而行之此其大較

應邵漢書曰侍中同官也金蟬有貂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食繁自在掖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侍中便審左右與帝升降卒忌逆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於茲秦始皇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

史記曰二世曰...  
中用事

漢書曰張彭祖...  
時為侍中少與帝微時同視席書以  
舊恩封侯出常恭柔

又曰史丹元帝世為侍中出常陪乘甚有寵九男皆以丹  
任為侍中

又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五為侍中  
又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

又曰孝惠時侍中皆冠鷄儀具帶傅脂粉矣  
又曰張良子辟強年十五為侍中

又曰上官桀隴西人為中厩令上嘗疾及愈見馬多瘦怒  
曰汝以我不復見焉邪桀頓首曰臣聞即體不安日夜憂

惶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帝以為忠親近之為侍  
中

又曰衛尉金敞疾甚成帝拜子涉為侍中稱車載送衛尉  
府如淳曰載以皇

東觀漢記曰戴憑字次仲為侍中正旦朝賀百僚華會帝  
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自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

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  
中

又曰馮魴字孝孫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二代侍中  
後漢書曰趙與再遷為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與諫曰馮

池况既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  
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又曰楊震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常從密門奇曰朕何如  
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漢書言不低屈也光武唐堯帝不悅曰  
卿強項真楊震子孫謂重言為強項也

又曰朱穆內進見復陳曰臣聞漢家舊與置侍中常侍各  
一人省尚書事省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傳皆用如族  
引類上人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  
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  
官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如不應穆伏不肯  
起左右傳出傳聲也良久乃趨而去

又曰爰延為侍中帝遊上林詎從客問延曰朕何如主也  
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合陳蕃任  
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此王可與為善可  
為非此中主之謂也帝曰昔朱雲廷折檻今侍中面稱朕  
違敬聞命矣

又曰桓帝末侍中王禪參乘上問貂璫何法不知所出又  
問地震云不為災還官乃左遷議郎

又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  
章句行於代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  
百二十三篇

續漢書曰侍中七二千石無員

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本丞相史徒來殿內故謂之  
侍中分堂乘輿服之至聖明皇帝之世武帝時孔安國  
為侍中以其儒者請聽掌事朝廷樂之至東京時屬  
少府亦無官駕出則一人不從國璽操斬蛇劍參乘與中  
官俱止禁中

謝承後漢書曰公孫曄拜博士侍中國有疑事常使進見  
問其得失所陳皆據經依義補益國家深見省納

又曰劉淑為侍中朝夕見議竭忠於朝補政二百餘事悉  
有篇章朝廷有疑事密詔問焉

又曰周舉字宣光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日選有威名者  
乃拜舉侍中與杜喬周翊馮羨樂巴張綱郭舉太尉長史

劉班分行天下使同日而拜號曰八俊

應邵漢官曰侍中廼存年耆口臭上出鷄舌使含之鷄舌  
香頗小辛螫不敢咀咽自憊自過得賜毒藥歸舍辭訣欲  
就便宜家人哀泣不知其故賴僚友諸賢問其得失求視  
其藥及口香共笑之更為吞食其意遂解存鄙儒蔽於此  
耳

漢官曰侍中殿下稱制出則參乘佩璽抱劔

又曰史丹為侍中元帝寢疾丹以親密近臣得視疾候上

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應邵曰以青蒲

漢官儀曰侍中秩千石黃門有畫室署玉堂夏有長一

人

漢舊儀曰侍中無員或列侯將軍衛尉光祿大夫爲之得舉非法

又曰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奸行則對壁坐則伏茵

漢書典職曰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洞達仰瞻俯視切問近對喻指公卿員八人在尚書僕射下尚書上漢雜事曰金敞爲元帝侍中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敞世名忠孝太后使侍成帝

魏志曰盧毓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曰古今制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奸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

曰君明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諫近盡視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毓在職三年多所駁易

又曰劉曄字子陽爲侍中在朝畧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即祚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成僕在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僞少徒於宜未失也

又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拜侍中博物強職問無不對時舊儀施廢方興造制度粲恒典之

又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寮嘗枕則膝卧則推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又曰辛毗遷侍中于時帝欲徙冀州戶十萬于河南毘

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安得不與臣議帝不答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

又曰蘇則與吉茂同隱於太白山後則爲侍中侍中舊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茂見則朝曰休進一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也

蜀志曰宗預字德艷南陽人也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作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史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曰帝之守比昔勢且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盡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

又曰關興字安國少有今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

又曰董扶字茂安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知爲儒宗甚見器用

又曰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具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渠師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晉書曰王濟字武子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潘牧於武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

又曰沈演之爲侍中衛將軍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俱爲優重此蓋宰相便應卿其勉之



又曰陸玩遷侍中玩雖登公輔謙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瘡其德宇

又曰常誕以能書畱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

又曰安平王孚初為相太子中庶子魏文帝初即位選待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士舊人頗風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堯舜必有理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慮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史他選

又曰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得不至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

又曰褚翼字謀遠為侍中蘇峻作亂王師敗績火及宮室翼手抱天子登太極峻兵入叱翼令下翼不動曰錄冠軍未觀至尊軍人豈得逼斥宮禁於是兵士不敢上太極峻執政猶以為侍中

宋書曰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為侍中自吳郡太守玩至仲元四世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又曰劉湛為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為侍中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

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舌恐後世難繼

又曰殷景仁遷侍中與王華王曇首劉堪四人並時爲侍中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

又曰王僧綽遷侍中任以机密時年二十九始與王濬嘗問其言僧綽自謙早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虛自退若此又曰謝莊爲侍中領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勅開門其居守以檠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宴從容曰卿交卸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遊田者之前誠陛下今象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卸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願神筆

又曰孝武時侍中何遜南郊陪乘鑿輅過白門閭偃將匍帝反手接之曰朕反叱御也

又曰王華等每與帝拉膝共語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

齊書曰江淹累遷侍中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可以貧賤耶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所言

南史曰謝朓爲侍中及齊受禪朓當口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璽

人臆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  
宅是日爲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旣而武帝情誅臆高帝曰  
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各之度外

齊職儀曰魏侍中掌宿贊大駕出則吹直侍中護駕正直  
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侍郎對挾  
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也

又曰東漢侍中使蕃左右與帝升降法駕出多謝者一人  
參乘無負傳國璽操斬蛇劍

南史曰朱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時被寵任歷  
官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  
職並驅鹵運近代未之有也

梁書曰蕭玠會侍中闕過可之王筠等四人並分稱旨高  
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玠爲之玠博物強識應對  
左右多所匡正高祖任重之

又曰王訓字懷範爲侍中武帝問何敬心曰褚彦回年幾  
爲宰相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謝彦回彦回宋  
明帝時爲侍中

又曰柳慶遠爲侍中嘗失火禁中驚懼帝悉欵諸門鑰問  
柳侍中何在即至悉付之

後魏書曰羅結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二十六曹事  
年十有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愨甚見信侍監典後  
宮出入卧内

又曰甄琛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  
五代史百官志曰北齊侍中因後魏置六人掌獻納諫正  
及進御之職參與諸公論國政也

唐書曰魏徵代王珽為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詔徵  
評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無不悅服

又曰楊師道為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親友或  
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語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  
言温室之事樹每欲其餘風可庶幾也

唐書官品志曰侍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  
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

幸陽國志曰譙隆為上林合武帝欽廣上林苑隆言其姦

至治廣德不務林苑帝後思其言徵為侍中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  
甘泉至渭橋有女人俗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  
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  
星主祭祀者齊戒不嚴則女人見

又曰李固字子堅諫帝云臣一日會朝中見諸侍中皆諸  
家年少無一宿儒可顧問者乃進楊厚黃瓊

三輔故事曰今日禪字翁叔封雍侯有忠勤之節七葉侍  
中

文士傳曰張衡拜侍中恒居帷幄從容風議拾遺左右  
竹林七賢傳曰山濤大始七年為侍中詔書曰濤清風淳

履思心通遠官侍帷幄畫規左右

顏含別傳曰顏髡字君道儀狀嚴整風貌端美大司馬桓公歎曰顏侍中廊司之望喉舌機要

魏明帝先賢傳曰盧植字子幹拜侍中逆臣董卓議欲廢帝群僚之士唯卓是順獨植正色卓遂大怒欲害植議郎彭伯群與卓親入為卓議曰夫善人者天下之紀盧侍中海內大儒天下之望今先害之則天下怖卓遂止

孔叢子曰孔臧與子琳書侍中安國特見宗彊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比相汝所見

環濟要畧曰侍中古官也或曰風后為北夷帝侍中周時號常伯常者言其道德可常遵也秦始皇復故冠貂蟬漢因

而不改侍帷幄受顧問拾遺於左右出則負璽以從秩二下石

語林曰晉孝武好虞與虞嘯父飲酒不醉不出後臨出羊殆不復能起帝因呼人扶上殿扶虞侍中嘯父答曰臣立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左右疏其語

續搜神記曰秩武字延休其母始懷咸夢老公授藥與之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名於世

摯虞決疑要注曰晉武帝時彭權為侍中帝問侍臣旄頭之義何謂邪權對曰秦紀云秦國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畏旄頭故使虎士執之以衛至尊

山公啓事曰侍中太常河南尹並缺皆顯職宜必得其人  
右軍裴楷通理有才義僉論以為侍中才又啓云詔侍中  
缺當復得人誰可者雍州刺史郭奕左衛將軍王濟皆忠  
亮自美才侍中之最高者也

傳咸詩序曰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也國子祭酒王武  
子咸從姑之外孫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賢相  
得甚欣咸亦慶之乃賦詩以申懷曰吾兄既鳳翔王子亦  
龍飛雙鸞游蘭渚二難揚清輝

梁王筠為從兄讓侍中表曰王如先朝  
仁之基九世七葉之華相輔事漢  
洞古今平子之思作造化仲宣之  
不窮然後可以喻旨公卿問對曰帷展陪六尺之輿通四  
方之意求之微臣此途頓隔

梁丘遲為范衛軍護梁臺侍中表曰是以懷鈔早歲不以  
隕獲紫躡心僑晚年豈以克諛有念易農伊秦仕馬已幸  
遂復分竹九疑擁旄自越值天地中開神武再廓麻絲是  
蓄管蒯靡遺令伯運肇基四海明目樞機規闢寔在得人  
況在庸微何用膺荷

北齊刑子才為彭城王詔讓侍中表曰貂黽映首日月在  
躬冠蓋庶寮跨躡多士雖智慙量力明闕自知在梁之譏  
無待諠謹之訖素食之貞豈須嚙嗜之口何惜天情方卷  
復延今寵遂總錄百揆寅亮萬机文昌治水得失所繫用

才長短隆替以之何容以斯寡薄用應茲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

職官部十八

中書令

中書監

中書侍郎

中書令

六與曰中書令之職掌國之政合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奉之以釐萬邦以度百揆蓋以佐天之而執大政者也

漢書曰司馬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

又曰石君防與弘恭皆少坐腐刑為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以恭為令君防為僕射恭死君防代為

今貴侍傾朝百寮皆敬事

應邵漢官儀曰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爲右曹又稱西掖

吳錄曰紀騭字子上景皇時騭父亮爲尚書令騭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

吳志胡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

又曰張尚有俊才孫皓時爲侍郎以言語辯博見知擢爲侍中中書令

又曰蔡欸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貞顯於當世衛尉領中書令

晉書曰王猷之爲中書令少而標萬不循常貫文義並所不長而能撮其勝會故爲一時風流之冠猷之卒以王珉代之世謂之大王令小王令也珉父洽永和初嘗而此官至珉復居之時人以其爲奔世令望

又曰王猷之爲中書令啓瑯琊王爲中書監表曰中書戢掌詔命固非輕才所能獨任自晉建國常命宰相參領中興以來益重其任故能王言彌徽德音四塞

又曰和嶠爲中書令荀勗爲監嶠意抗直鄙荀巧佞以意氣加之專車而坐自此蓋令乃使畢車

臧縈緒晉書曰潘居性淡退唯以暑述爲事求與末爲中書令

晉陽秋曰王洽除中書令時年二十九將辭之從兄朗之



遺書曰弟今二十九便居清顯妄任敢不敬以先旨為弟  
啓義讓之路焉若吾年至四五十之間雖復朝超登公輔  
亦非吾所豫况降此以還者即治遂不拜

又曰溫嶠上疏曰臣才短學淺文義不通中書之職守對  
無方斟酌重愆豈唯又疏而已自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  
斯任累辭得止

晉中興書曰肅祖以溫嶠為散騎常侍日講大寧初手詔  
曰卿既以令望忠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宜居  
深畚今欲以卿為中書令朝論以咸為宜

又曰王洽字敬和顯宗加王洽為中書令帝曰敬和清裁  
昔為中書郎吾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以為中書令欲

其講文章之事也

又曰褚裒授衛將軍中書令裒以中書鈇管詔命不宜以  
親居之固讓

晉令曰中書為詔令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也

晉制曰中書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乘輅車

晉諸公讚曰陳準為中書令張華為鹽准與華俱處機密  
而推榮之每直日有言事無小大輒先示華了不措意華  
得詔書不以示准准為中書五郎其從容如此

又曰懷帝以中書播為中書令朝事莫不諮之人君之所取  
信於下無以尚也

宋書曰傅亮永初元年爲中書令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容神彪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宋秦始起居注曰王言之戢總司青要中將軍丹陽尹王景又夙尚弘簡情度淹粹忠規茂績寔宣國道宜燕管內慳以取其任可中書令

齊書曰王延之代張緒爲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爲此戢今以王延之張緒爲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爲未易

崔鴻後趙錄曰徐光字季武頓丘人幼有文才年十三王陽改頓丘掠之而令主秣馬光但書柱作詩賦左右以白勸勸令召光付紙筆光立爲頌賜衣服遷爲中書令

有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勅臣必審勘使身前勅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僭突由於此上善之

又曰褚遂良拜中書令太宗寢疾召遂良及長孫无忌入卧内謂之曰卿等忠烈藹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託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誠輔佐求保宗社又頽謂太子曰无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无憂矣

又曰神尤元年改中書令曰紫微令

又曰開元二年徵茶舍人六員每一頭商量事諸舍人同押連尋狀進訖竟無事遂良等連坊身奪人心旣異所見或殊抑便事遂良等不爲置令商量其事執見不同者望請

別作言書表... 官長望於... 官无留事... 可

又曰張九齡為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寮上寿多獻珍異唯九齡進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

薛榮條列吳事曰胡冲意性調美心趣解暢有刀筆才閑於時事為中書令雖不能匡矯亦自守不苟求容媚

王珉別傳曰珉字既季琰詔曰新除事中王珉才李廣瞻理識清通宜處機近以叅時務其以珉為長兼中書令

郭頌魏晉世語曰刘放孫資共典樞要夏候獻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機情謂

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

又曰司馬景王令中書令虞松作表輒不可意令松更定思竭不能改鍾會為定五字松深悅服

宋謝莊讓中書令表曰伏惟陛下登馭震維臨齊璿政澤與風翔息從雲動臣聞壁門天遠鳳沼神深絲綸王言公勅帝命自非望允當時譽宣庠塾未有繆垂曲寵空席茲榮在於平批猶不可勉况今綿痼百志俱論

中書監

魏志曰黃初中改祕書為中書以劉放為監孫資為令遂並掌機密歷文明齊王二世

又曰蔣濟字子通時中書令監號為專任濟上疏曰大臣

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弊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  
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幾莫不祇肅夫人臣匪不  
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旣已察之  
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

晉書曰荀勗守中書監毗贊朝政及遷尚書勗久在中  
書管機事失之甚愠人有買者勗恚曰奪我鳳皇池諸公  
何賀焉

又曰太安元年有胡人入雲龍門殿前再拜云我當作中  
書監付都虞候斬之

晉陽秋曰朱整少有名行官至中書監魏禪晉使整與中  
書令劉良共爲詔世祖踐祚權即用之

晉中興書曰肅宗欲使庾亮爲中書監亮上疏曰陛下踐  
祚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有私矣

晉諸公讚曰華黃爲中書監時事多不泄啓世祖乞授子  
蒼蒼詔先時荀勗爲中書監末年亦使息組書詔草傳依  
爲中書監病風復史息暢書啓事皆前後相承以于第管  
之

後魏書曰孝文時蠕蠕

如表反

國有喪帝遣高閭爲書與之

不叙凶事孝文謂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右情忠不至  
應謝所任

環濟要畧曰中書掌內事密詔下州郡及邊  
不田尚書  
者也後關百官出益重有令僕射丞郎令史秩與尚書同

陶氏職官要錄曰中令監舊視僕射梁選簿書自宋已來  
比向書令待進之充而無事任清貴畢重大位多領之  
主簿表曰臣乞得除中書監持節專壹所司竭誠保傳惟  
乃是祝詔曰昔者荀公曾從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  
發恚云奪我鳳凰池諸人何貧耶願足下處之勿疑  
王敦表曰中書令領軍庾亮清雅履正可中書監領軍如  
故

### 中書侍郎

六典曰中書侍郎掌貳令之職凡邦國之庶務朝廷之大  
政皆參議焉任臨刺冊命大臣令爲之使則持冊書以授  
之凡四夷來朝臨軒則授其表疏升于西階而奉之若獻  
辭辭則受之以授於所司

魏志曰明帝詔舉中書郎謂吏部尚書虞毓曰得其人與  
不在盧生有選舉莫取有名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噉也  
毓舉韓暨敦篤至行帝乃用之

吳志曰孫琳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事主者奏中書不  
應外出休侍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也

晉書曰華廙字長俊爲人清簡弘雅加以名家子孫以婦  
父盧毓典選至年四十五爲中書通事郎

又尉華表字簡字泰駿有智器文藻官至中書郎

又曰衛瓘爲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踈  
甚爲傳噉所傳重謂之甯武子

臧榮緒晉書曰夏侯孝若為野王令居邑累歲朝野多歎  
其屈除中書郎

起居汪曰今之士大夫多不樂出宰牧而好內官今皆  
先經外官治民著績然後入為常伯中書郎

曹嘉之晉紀曰汝南史曜字季茂為山濤所知為征南府  
小吏鄉人周浚見曜而友之配之妹官至中書郎

晉中興書曰孔演字元舒晉國初建與庾亮俱補中書侍  
郎于時中興肇建庶事草創演經學博通又練識舊典朝

議執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

又曰顧榮齊王罔召為主簿罔自擅威權知其必敗唯終  
日昏酒罔以榮為中書郎

又曰范甯為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專掌西省以職在  
枕近固辭不許多以獻替有益治道

又曰范甯拜中書侍郎時烈宗雅好文學而甯明習五經  
甚見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精朝士直言無諛

又曰王濛字仲祖恬暢能言明理善隸書與劉恢為中書  
侍郎太宗輔政液恢並數侍接對號為入室之賓恢字貞

長少清峻時人以濛比袁曜卿以恢比荀奉倩  
書曰王徵與從弟僧綽書曰闔門皆家時私吾高卧家

者遂至中書侍郎此足以闔棺矣  
又曰裴璿風神高邁遂為中書侍郎出入禁門皆肅然改

容

此史曰趙芳深拜朝廷子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  
子琮子懸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紅  
敷奏殺氣抑揚觀者矚目

唐書曰郭正一永淳二年除中書侍郎正一在中書累年  
明習舊事燕有詞學制勅多出其手當時號為稱職  
又曰崔沔拜中書侍郎或謂沔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承  
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事也沔曰不然  
設官分戢上下相維各甲所見方為濟理豈可俛默偷安  
而為懷祿士也自每有制勅來中書沔多所異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一

職官部十九

黃門侍郎

給事中

黃門侍郎

六典曰黃門侍郎掌二侍中之職凡政之施張事之與奪  
皆參議焉若大祭祀則從升壇以陪禮皇帝盥手則奉巾  
以進既悅則奠巾于篚奉匏爵以贊獻凡元正冬至天子  
視朝則以天下祥瑞奏聞

漢官儀曰給事黃門侍郎次侍中侍從左右開通內外給  
事於中故曰給事中黃門侍郎

漢書曰王音薦楊雄待詔歲餘為給事黃門郎成哀平三

代不徙

又曰張禹為太傅有疾成帝臨視拜於床下禹有少子在側數目之帝知其意於前拜黃門侍郎

又曰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以中郎為給事黃門侍郎

又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為太子舍人賢待漏在殿下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耶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侍郎

東觀漢記曰鄧閻字秀昭遷黃門侍郎于時國家每有災異水旱閻側身暴露憂懼顛顛形於顏色公卿以下咸高尚焉漢興以來為外戚儀表

後漢書曰馬防子鉅為常從小侯正月當冠特拜為黃門

何

魏畧曰李雙字安國為侍中僕射在臺閣常多托疾時臺制蒲百日當解祿雙未滿百日輒起已而復卧如是數歲及太傅宣王久病曹爽攝政雙依違二公間故時人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火太傅父子冷如水李雙兄弟如遊光其意以為雙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機有似遊光吳志曰諸葛恪既定山曰孫權使尚書僕射薛宗勞軍曰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

晉書曰荀勗代陳泰為僕射吏部四辭而後受

又曰泰康元年以山濤清虛恬簡轉為左僕射

又曰魏舒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



合混一宜同古典封禪東岳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謙不許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四年詔曰吏部掌叙人倫治化之  
本也宜得忠正舊德尚書右僕射魏舒寬泰弘毅潛通有  
才識其以舒為左右僕射領選曹

又曰永昌元年詔曰尚書分置左右僕射所以廣登賢後  
經始萬機護軍周顛可左僕射領軍主遂可右僕射

又曰尚書高陽王珽忠允善政思量弘濟溢臣盡心所居  
著稱以其珽為右僕射

又曰太康元年詔曰尚書置左右僕射所以恢演治典協  
宣庶政

謝靈運晉書曰古者重武事貴射御取其捷御如僕各置  
在朝不結交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  
毗等器重之

又曰夏侯向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有善畫智  
略從太祖定吳州遷黃門侍郎

又曰鍾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机捷談笑有父風  
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親西征毓上疏曰夫  
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  
駕宜鎮守中土以威四方今者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  
至尊順動之時也遷黃門侍郎

魏畧曰董遇字季直獻帝時為黃門侍郎且夕侍講為天  
子所愛信

蜀志曰費禕字文偉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群僚於  
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命禕同載由是衆莫不  
易觀

吳志曰孫承字顯世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為黃  
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唯榮承獨  
獲免常使二人記事承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  
郎皆當令如宗室承顧榮儔也

又曰孫皓每宴會群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特  
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近  
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咸以為  
非

晉書曰顧榮少有珪璋符采朗徹仕吳弱冠舉賢良為黃  
門侍郎當時後進盡相推謝稱榮有天才令望

又曰張華為黃門侍郎博覽圖籍千門萬戶盡地成圖

又曰吳隱之孝武帝欲以為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  
乃止

又曰嵇紹為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  
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求交於紹紹拒而謐不答  
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

晉書載紀曰秦黃門郎古成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群每以  
天下是非為已任時京兆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  
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

高高俱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齊職儀曰給事黃門侍郎四人秩六百石武冠絳朝服漢有中黃門給事黃門位從諸大夫秦制也與侍中掌奏文案贊相威儀典署其事

後魏書曰崔光為黃門侍郎未嘗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文政而已

又曰陽平王之子匡為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寮微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褰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命下皓恨匡失色當時止其忠譽

又曰任城王之子順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又威刑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又

謂順曰卿何得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收父宜至公為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

北史曰盧誕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與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為師於是親幸晉王第勅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

隋書曰劉行本為黃門侍郎文帝嘗怒一節於殿前笞之行本進諫帝不顧行本乃正當上前又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豈得輕臣而不顧也乃置笏於地而退上謝之而原所笞者

唐書曰溫大雅為黃門侍郎弟彥博為中書侍郎對居近

侍高祖謂曰我起義晉陽為卿一門耳

又曰高宗總章元年十月東天竺烏蔡國長年婆羅門盧

伽逸多受詔合丹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

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

令婆羅門僧那羅你娑婆寐依其本國仙方合長年

胡既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

効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為欲歸罪於胡人將申大戮又

恐取笑夷狄龜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遂止

又曰天寶元年改黃門侍郎為門下侍郎

五代史晉書曰天福七年詔門下侍郎班在常侍之下俸

祿同常侍

三輔決錄曰卓茂字子康元帝時遊學長安以儒行為

事黃門郎

又曰杜恕字矜伯拜黃門侍郎每直省閣威儀矜嚴

又曰馬后志在克已輔上不以私家下朝廷第為黃門郎

訖永平世不遷

英雄記曰曹純字子和年十六為黃門郎

王嘏別傳曰嘏字昭先魏文以嘏為黃門侍郎每特忠言

輒手壞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如此

桓階別傳曰階為尚書令文帝行幸見諸少子無禮上搏

手曰長者子無禮是日拜三子為黃門郎

傅子曰王黎為黃門郎軒上然得志煦上然自樂

劉向七略曰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  
喬正其字

劉向集書誠子歆曰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顯處也新拜  
皆謝貴人叩頭謹戰戰慄慄乃可必免

唐中宗授韋嗣立黃門侍郎制曰絳衣近侍秩亞貂蟬青  
瑣崇班職參鴛鷺寔神化之有寄信賢才之攸宜通議大  
夫韋嗣立忠規弈葉孝緒蟬聯家匡玄燕之朝人輔彤靈  
之代芝蘭並秀見謝石之階庭騏驥齊驅有劉山之昆季  
入光振露鬢滿三臺出據馮熊聲流十部近者命茲鸞渚  
已濯鴈行纔出云局奄歸蒿里永言荆樹生折連枝眷彼  
恒山空餘一鳥俾遷榮於皂蓋宜寵寵於黃樞

給事中

六典曰給事中凡百司奏抄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  
駁正遺失凡制勅宣行大事則稱揚德澤褒美功業覆奏  
而請施行小事則署而頒之凡文武六品已下授職所司  
奏揚則校其任歷深淺功狀殿最訪其德行量其才藝若  
官非其人理失其事則白侍中而退量焉

漢儀注曰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以  
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多名儒國親之掌左右顧問  
漢書曰給事秦官也至漢因之皆為加官所加或大夫傳  
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

又曰元帝詔蕭望之傳朕八年可賜爵關內侯給事

後漢書曰鄭眾字仲師以明經拜給事中

魏志曰秦朗字元明明帝即位授以內官為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少字阿蘇

晉書曰任熙字伯遠立德邈然徵拜給事中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七年詔曰郎中張建忠篤履素為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其以建為給事中

晉武帝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肅潔博通六籍宜在左右以敦儒訓可給事中

唐書曰盧粲幽州范陽人也景龍二年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初立韋庶人以非己所生深加忌嫉觀中宗下勅令太子去取衛府封物每年以供服用粲駁奏曰皇太子處繼明之重當主鬯之尊歲時服自用可百司供擬又擬周官諸應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應用物並不會此則儲蓄之費咸與王同今與與國諸侯齊衛入封豈所謂憲章在昔垂法將來者也必謂青宮初啟服用所資自當廣支庫物不可長存藩封詔從之

又曰盧粲遷給事中時安樂公主婚武崇訓為節愍太子所殺特追封為魯王令司農少卿趙履溫監護葬事履溫諷公主奏請依永泰公主故事為崇訓造陵詔從其請粲駁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儲君等自皇家已來

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途不應假永泰公主為名請比貞觀已來諸王舊例足得豐厚手勅荅曰安樂公主與永泰公主無異同穴之義古今不殊魯王緣此特為陵制不煩固執粲又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且魯王若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守禮雍王之墓尚不稱陵魯王則不可因尚公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於方冊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已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君人之禮服絕於傍蕃蓋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施及其夫贈賄之儀哀樂足備豈得使上下無辨若臣一貫者哉帝竟依粲所奏

又曰李藩為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勅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是紙是文狀豈曰批勅耶裴洎言於帝以為宰相噐

又曰憲宗以同州刺史呂元膺復為給事中初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及入謝上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甚激切上嘉其剛正翌日謂宰臣曰呂元膺讜言直氣今欲留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洎進賀曰陛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孤負聖心合當罪責今請以元膺復為給事中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

又曰李邕為給事中嘗論時政以為事君之義有犯無隱

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敷奏乃候隻日正畢成臣下  
睹天顏獻可否能幾何憲宗嘉之

又曰元和十四年以撫州司馬令狐迥為右衛將軍給事  
中崔植封還制書言通前刺史壽州用兵失律前罪未塞  
不宜遽加獎用上命宰臣諭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棄其  
子其制方行

又曰常弘景為給事中屢有封駁時有劉士經以駙馬交  
通邪倖自檢校官用為太僕卿弘景執奏不可中人宣諭  
再三弘景不為之迴穆宗怒乃令弘景使南安邕容宣慰  
時論翕然推重

又曰郭承嘏為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為華州刺史詔方下  
兩省迭諸中書求承嘏出麾之由給事中雷載封還詔書  
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有封駁能表其職宜在鎖闥牧守  
之才易為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黃扉欲優其祿  
俸暫令庶門近閑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  
為給事中

又曰于敖遷給事中昭愍初即位李逢吉用事與翰林學  
士李紳素不叶遂誣紳以不則之罪逐於嶺外紳同職駕  
部郎中知制誥龐嚴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蔣防坐紳黨在  
遷信汀葑州刺史黜詔不赦封還詔書時人以為與嚴相  
善訴其非罪皆曰于給事犯宰執之怒伸龐蔣之屈不亦  
仁乎及駁奏出乃是論龐嚴貶黜太輕中外無不大喙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為中郎 第百八 給事也

荀綽兗州記曰袁淮字孝尼有俊才太始中拜為給事中

胡廣集曰給事中掌倂從左右無負位次侍中常侍或名

儒或國親

束皙集曰員外侍郎及給事冗從皆是帝王親或貴遊

子弟若悉從高品則非本意若精鄉議則必有損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二

職官部二十

中書舍人

起居郎

起居舍人

中書舍人

六典曰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勅及  
璽書冊命皆按典故起章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  
有四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  
命也制勅既行有誤則奏而正之

通典曰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  
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  
焉

晉中興書曰劉起遷中書舍人時臺省初建內外多事出內書命以忠慎稱加以治身清苦衣不重帛每上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必至上益嘉焉

又曰徐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也少好學問尤善經傳時烈宗始覽典籍拓延禮學之士謝安舉選補中書舍人在西省選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每預顧問輒有獻替多所補益烈宗甚愛之

齊書曰永明元年熒惑入紫微時中書通事舍人四人各住一省為之四戶既愬重權勢傾天下會玄象失度太史奏宜脩福禳之太尉王儉謂帝曰天文乖忤此由四戶乃具舍人王文明等奏之

又曰明帝踐阼引傳昭為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略身安履糲常插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槃勅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又曰茹法亮父為中書通事舍人後出為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憲之垂涕而去

梁書曰裴子野以中書侍郎鴻臚常羨中書通事舍人別勅知詔誥

南史曰顧協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食飲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

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

此齊書曰荀士遜世祖時為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懽咲

又曰顏之推天保末從顯祖至天池以為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勅書出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仍曰且停由是遂寢

北史曰魏收兼中書舍人與溫子昇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

隋書曰虞世基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秘書監

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嘆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

唐書曰貞觀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章曰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一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明之旨伏願隨方訓諭使各揚其職人敦朴素俗革澆浮家識孝慈人知廉耻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淳之化自然家富國肥禍亂何由而作太宗善之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報之也

又曰顏師古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

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所奏之工時無及者

又曰武后天授元年壽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出閣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劇立召小史五人各令執筆口授分寫同時頃吏俱畢詞理與贍時人歎伏

又曰景龍四年初定內難唯中書舍人蘇頲在太極殿後文詔填委動以萬計手操口對毫厘釐差誤主書韓禮談子陽轉書詔草屢謂頲曰乞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

又曰楊炎為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語袞長於制書炎善為德音開元已來言詔制之美者號常楊焉

又曰王徽擢祖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朋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人號鳳閣王家

又曰齊澣開元中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潤色王言皆以古儀謨誥為準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並重之

又曰薛元超道衡孫也為中書舍人中書省有一盤石初道衡為內史侍郎嘗蹠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又曰賈曾授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知制誥至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又固辭議者以為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乃就職與蘇晉

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為蘇賈

又曰許景先轉中書舍人中書令張說常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峯激流漸絕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實一時之秀也

又曰却高卿為中書舍人奏書不曰為宰相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為兩衛勳德素暴橫於銀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高卿立詣元載抗論以為國耻請速論奏載不從高卿遂以疾辭以前中書舍人居東洛凡十年自號尹川田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

又曰建中三年詔中書舍人分署尚書六曹復舊制也

又曰高郢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人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又穆宗詔曰中書舍人故事分拆六司佐宰臣邦按廢革日久頓復稍難宜漸令條舉有須慎重者便令參議如關機密者即且如舊

又曰路隨敬宗初登極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錫金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又曰太和四年勅前行郎中知制誥者約滿一周年即與正授從諫議大夫知者亦宜准此

又曰封敖為學士拜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苛澁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

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

又曰崔郾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郾奏曰陛下用臣為侍講卒歲有餘未嘗問臣經儀今蒙轉改日慙尸素有愧厚恩帝曰俟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高鉞曰陛下意雖樂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錫之錦綵

又曰中書舍人鄭居中少有時名揚歷清貫晚年尤薄名利以疾辭官然遊名山一日搦管為詩繞書五字曰雲山遊已編紙猶在手筆忽墮地而終

又曰晉初中書置舍人通事各一人東晉合為一職晉代入直閣內宣詔命而侍郎之任輕矣梁秩四百石品第八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多以它官兼令其後除通事直曰中書舍人

五代史後唐書曰明宗時劉贊為中書舍人與學士竇夢徵同年登科隣居友善夢徵早卒贊與同年楊凝式總麻為位而哭其家無嫡長與視喪血孀稚士人稱之

五代史晉史曰陳乂長與中自舍人御命冊公主於太原公主即帝深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可於乂宜陳一謳頌以稱帝之美可邀其異待耳乂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既損國綱且虧士行乂今生所不為也聞者無不嘉之

又曰天福五年九月詔曰六典云中書舍人御命冊公奏

參議表章凡詔旨制勅璽書策命皆按故事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古昔已來典實斯在爰從近代別創新名今運屬興王事從師古俾仍舊貫以輝前規其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

五代史漢史曰唐李昭以尚書郎出為蘇州刺史某歲以中書舍人召還不拜謂宰輔曰省郎拜舍人以知制誥為次序使由刺史玷綸闈非敢聞命乃以兵部郎中知制誥翌歲拜舍人受之

五代史周史曰王延為中書舍人權知貢本有崔頴者協之子也授偃師簿薄其卑肩棄去數年應進士延將入貢院見舊相吏部尚書盧文紀素與協不睦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于時所以老夫去冬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然此一途取事者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微泅之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為崔頴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頴登甲科其仁而拘公皆至此類也

百官志曰魏初中書置通事一人舍人王呈奏晉初中書又置舍人一人至宋晉合通事及舍人二職謂之通事舍人

漢掌呈奏

陶氏職官要錄曰中書舍人舊視給事中

梁漢薄云梁天監用人務簡英才不限資次

又曰隋內史舍人八員掌掌詔誥煬帝減四人後改為內史舍人

荀最集曰晉武帝時門下啓令史伊美趙咸為中書舍人對掌文法勗奏以為不可

起居郎

六典曰起居郎掌記天子之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曆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季冬則授之于國史焉

唐書曰大和九年十二月左右省起居郎賈筆硯及紙於

螭頭下記言記事

又曰鄭朗開成中為起居郎初大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勤節儉異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躬儉用風俗已移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絕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戶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玄宗幸溫湯時御之一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今奢靡豈復貴之耶今當家往往皆有左街副使張元昌使用金罍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為史伏准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



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可否臧見亦何變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有平常閑話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為耻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誠醜言明遂進之

又曰開成二年十二月閣門對左右史裴素等上自成開初復故事每入閣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君臣論奏得以備書故開成政事最詳於代

起居舍人

六典曰起居舍人掌修記言之史錄天子之制詔德音如記事之制以紀時政之損益季冬則授之於因史唐書曰邢文偉滁州全椒人時右史官缺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又曰李讓夷字達心為諫議大夫開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時起居舍人李襄有痼疾請罷官宰臣李石奏關官上曰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嘗兼此官卿可盡言今諫議大夫姓名石遂奏李讓夷馮定孫簡傲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欲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赤墀下秉筆記注為千古法不可用朋黨如裴中孺李讓臣不敢有纖芥異論其為人主大臣知重如此

又曰魏謩轉起居舍人紫宸中謝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  
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  
何舊書詔對曰此多失墜唯管笏見在上令進來鄭覃曰  
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會我意此即甘棠之義非在笏  
而已

又曰魏謩文宗時為起居舍人紫宸入閣遣中使取謩起  
居注欲視之謩即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監誡陛下  
但為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  
人書之臣以陛下為文皇帝陛下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  
我嘗取觀之謩曰由史官不守職分臣豈敢陷陛下為非  
法陛下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迴避如此善惡不直非  
史也遺後代何以取信乃止

又曰張次宗有文學稽古厲行開成中為起居舍人文宗  
復故事每入閣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  
以備錄幸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  
政事詳於史氏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三

職官部二十一

諫議大夫

諫議大夫

補闕

拾遺

大典曰諫議大夫堂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凡諫有五一日

諷諫二曰順諫三曰規諫四曰致諫五曰直諫

漢書曰帝玄成字翁以父任為郎少好脩文業尤謙遜

其接人貧賤者甚由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為諫議大

夫

又曰劉輔以美才為諫議大夫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

后輔上書曰陛下情縱欲以卑賤之女母天下乎皇

語曰腐木不可... 狂卑人不可以為主臣辱諫諍之官不敢不盡死言

又曰貢禹字少翁... 帝徵禹為諫議大夫數虛問以政事時年穀不登禹奏言... 呂室制度宜從儉省天子納其為善言

又曰夏侯勝字長公... 明洪範五行為諫議大夫為人簡易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上前上以此親信之

又曰王褒字子淵蜀人也... 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

衰聞褒有俊材請與相見... 使褒作中和樂職如淳曰言王者樂其宣布詩如淳曰國語所謂宣布哲人選好事者令為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武歌吟

太學宣帝召見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益州刺史

因奏言褒有軟材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擢為諫議大夫

又曰楊雄字子雲以耆老久次轉為諫議大夫疾免復召為諫議大夫家至貧嘗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肴酒以從遊學

又曰孔光字子夏經學尤明舉止方正為諫議大夫

東觀漢記曰卬卅字少卿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而難曰卅不乘使者車不出此關既至京師嘗為都講更始二年為諫議大夫持節歸南陽自去家十三年果乘高車出關

後漢書曰陳禪字紀山為諫議大夫西南禪國王獻樂及  
幻人能吐火自支解多牛馬頭大會作之於庭禪離席牽  
手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

又曰韋彪字孟達上疏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  
器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微試葦為大夫勅舉州郡並  
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人所  
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

又曰江革轉諫議大夫賜告歸天子思革篤行詔齊相曰  
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令起居何如夫孝者百行之冠  
衆善之始也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  
致羊酒以厥身

又曰劉陶字子奇拜諫議大夫靈帝世天下日危陶上疏  
言天下亂皆由於官豎官豎見事急共讒陶詔收黃門北  
寺獄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讒邪相求考掠日深臣恨不  
列稷卨伊周之蹤而與北于龍逢為儔事敗乃悔復何可  
及閉氣而死

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梁商表為從事中郎商疾甚帝問  
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慎高亮可任諫議大夫  
謝承後漢書曰傅翻字君成轉諫議大夫天性諒直數陳  
讜言武帝嘉之

又曰虞承字叔明拜諫議大夫雅信忠譽在朝堂犯顏諫  
爭終不曲撓散祿賑給諸生言德無比

魏志曰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堂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帥口授兵法數萬言為丞相主簿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又曰賈逵字梁道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

蜀志曰尹默字思潛以左氏傳教授後主賤祚拜諫議大夫晉書曰李尤字伯仁侍中賈逵薦尤有楊雄之才明帝召作東壁雍德陽諸觀銘拜諫議大夫

後魏書曰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為諫議大夫任城

王澄謂普惠曰不喜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

唐書曰高祖嘗勸蘇世長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良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唯蒙屯監於是拜為諫議大夫

又曰蘇世長擢拜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入獲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管顧謂朝臣曰今田畋樂乎蘇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瘼萬機不荒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矣

又曰王珪為諫議大夫嘗有論諫太宗稱善遂詔每宰相

入內平章大計必使諫官隨入與聞政事

又曰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組當時諫舜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諫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後諫上然之

又曰蕭鈞遷諫議大夫時有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高宗以引駕職在糾繩身行盜竊命有司殺之矣

鈞進諫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戕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職以諫為名愚衷

所懷不敢不奏帝謂曰卿職在司諫能盡忠規遂特免其死罪顧謂侍臣曰此乃真諫議也

又曰武后臨朝置匭四區共為一室列於朝堂東方春色青有能告以養父及勸農可投書於青匭銘之曰延恩南

方夏赤色有能証諫論時政之得失可投書於丹匭銘之曰招見西方秋色白有能自陳抑屈可投書於素匭銘之

曰申寬北方水色玄有謀智者可投書於玄匭銘之曰通玄宜令正諫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知匭事每日所

有投書至暮即進天寶九載三月改匭為獻納又曰李景伯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乃朝集使酒酣

令各為迴波詞衆皆為誦佞之詞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

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誼諱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真諫官也

又曰至德元年制諫議大夫論事自今已後不須令宰相先知

又曰乾元二年四月兩省諫官十日一上封事且論得失無暇文說既成殿最用存沮勸

又曰陽城為諫議大夫裴延齡謔謂陸贄陸贄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

無罪人而信用後臣即率拾遺王仲舒等勸於人守延英明上疏論延齡佞贊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與相入語將加城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論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

開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

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太平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

又曰崔園遷諫議大夫穆宗即位荒於禽酒坐朝恒晚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諫穆宗甚喜之畋遊稍簡

又曰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周墀對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墀為之惴慄公權詞氣益堅上徐謂公權曰朕知舍

人不合却作諫議以卿論事有爭臣之風今授卿諫議大夫

又曰孔戣為諫議上疏以事四條陳諷後有李步後上



言吐突承璫公忠幾為輿使覽副狀大怒遂之因上疏苦  
諫遂與涉倖臣聞之側目人皆為危之高步公卿間以方  
嚴見憚

又曰馮定為諫議大夫李訓事敗伏誅衣冠橫罹其禍中  
外危疑及改元御殿中尉仇士良請用神策杖衛在殿門  
定抗疏論罷人情危之又請許左右使隨宰臣入延英記  
事

又曰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擬六典隨置諫議大夫七人  
從四品上大曆元年昇門下侍郎為正三品兩省遂闕四  
品建官之道有所未周詩云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周漢  
大臣願入禁闥補過拾遺張衡為侍中常居帷幄從容諷

諫此皆大臣致故其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行其道  
况寒謫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未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  
議大夫望依隨書舊亦昇為從四品分為左右以備兩省  
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從之

五代史周書曰顯德五年勅諫議大夫宜依舊正五品上  
仍班位在給事中之下按唐六典諫議大夫四員正五品  
上皆隸門下省班在給事中之下會昌二年十一月中書  
門下奏升為正四品下仍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  
故其班亦升在給事中之上近朝自諫議大夫拜給事中  
者官雖序遷位則降等至是以其遷次不倫故改正焉  
三輔決錄曰第五韻字子陵為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卿

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補闕

六典曰補闕唐番拱中創立四員左右各二天授年初左右各加三員通前為十員其或才職相當不待闕而授言國家有過闕而補正之故以名官焉

又曰左右補闕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以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一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

書曰王源中字正蒙早以文學知名升進士第宏詞科遷至左補闕時典禁軍者不循法度至有臺府人吏皆追禽源中上疏其略曰夫臺憲者紀綱之地府縣皆貴

成之所設有罪犯宜歸一司存安有北軍勢重於南衙輦下

權傾於伏內乞還法司以守職分憲宗可其請

又曰裴均在中書有獨孤孤都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

闕及叅謝之際均在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獻納

令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昨者

進擬不無疑緩体復悚恧而退

又曰文宗以魏暮為補闕上嘗言於宰臣曰太宗皇帝得

魏徵採拾闕失彌成聖政今我得魏暮於疑似之間必極

匡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於無過之地今授暮

左補闕於內狀備述諫疏激切詔中書善為之詞

唐書曰貞元中常渠牟為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輕之上

在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真人召舉於官次同輩治注  
目矣歲中遷左諫議大夫時延英對秉政財賦之臣晝漏  
率下二三刻為常渠年奏御率下五六刻上笑語款洽往  
往外聞

又曰韋溫為左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溫昌言曰宋  
公獲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有此是姦人陷害也吾輩謀  
官豈避一時之雷電而致而生君賢相蒙蔽惑之咎耶因率  
同列伏閣切爭之由是知名

拾遺

六典曰拾遺唐垂拱中創立四員左右各二天授初左右  
各加二員通前為十員才可則登不拘階級言國家有遺

事拾遺而論之故以各官臣  
又曰左右拾遺掌供諷諫  
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  
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  
唐書曰李邕以知名長安  
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為  
又曰李邕為左拾遺御史  
有不順之言請付發推斷  
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  
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  
不測何為造次如是邕曰

吾子名位高卑若不稱旨禍將  
不測何為造次如是邕曰  
吾子名位高卑若不稱旨禍將  
不測何為造次如是邕曰  
吾子名位高卑若不稱旨禍將

後代何以稱也

又曰李邕為左拾遺及中宗即位以沃人鄭普思為秘書  
監邕上書諫曰蓋人感一殮之惠殞七尺之身况臣為陛  
下官受陛下祿而得目有所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自陛  
下親政日近復在九重所以未聞在外群下竊議道路籍  
籍皆云普思多行詭惑妄說妖祥唯陛下不知尚見驅使  
此道若行必撓亂朝廷政臣至愚至賤不敢以胸臆對揚  
天庭請以古事明證孔丘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來  
氏父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  
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武父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  
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漢明梁武父應得之  
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  
則墨則於室冬獻於至尊矣而二王得之永有天下亦非  
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效臣愚不願  
陛下復行之於明時唯堯舜二帝自古稱聖臣觀所行故  
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聽理天下  
伏願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疏奏不納

又曰許景先常州義興人後徙家洛陽永舉進士授夏陽  
尉神龍初東都起聖善寺報慈閣景先詣闕獻大像閣賦  
詞甚美麗擢拜左拾遺

一曰蕭昕為左拾遺昕常與布衣張鎬為友館而禮之表

薦曰如鎬者用之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爾玄宗擢鎬亦遺不數年出入將相

又曰元和中以左拾遺杜從郁為祕書丞從郁司徒佑之子也初自司議郎為左補闕崔群常貫之左拾遺獨孤郁等上疏以為宰相之子不合為諫爭之官於是降為左拾遺群等又奏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而皆是諫官父為宰相而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於是改授之

又曰元和中延英宰相臣對訖左拾遺楊歸厚次請對時上坐久宣令後坐日對來歸厚堅詞固請宰相論之不退上乃召見歸厚首論中官許遂振次歷抵宰相輔皆過激切

然而自銜求試其詞甚繁逾刻而罷

又曰元稹除左拾遺積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祿祿自滯事無不言即日上疏論諫職

又曰寶曆中左拾遺李漢右拾遺舒元褒薛廷老等五人

於閣內諫曰臣伏見近日除授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

宣出臣恐自此紀綱寢壞姦邪恣行伏乞聖恩詳察上厲

聲曰更有何事舒元褒進曰陛下近日修造亦太多上色

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俛首不能對薛廷老奏曰臣等是諫

臣有所聞即合論奏亦豈知陛下修造之所但見版輦在

木絕多即知脩造不已伏乞稍留聖慮上曰所奏知然後

各復位議者以為不廢其職

又曰大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褒等論中丞溫造凌供奉官  
事今月四日左補闕李虞與溫造街中相逢造怒不迴避  
遂捉李虞祗承人禁身一宿決脊杖十下者臣等謹案國  
朝政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今溫造箴朝  
廷典故凌陛下近臣恣行胸臆曾無畏忌伏以事有雖小  
而關分理者即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  
雖卑乃陛下侍臣也中丞雖高乃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  
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  
逢造乃曳去引馬制誥崔咸與造相逢又捉其從人當時  
緣不上聞所以強暴益甚臣等又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  
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馮道但以尊崇自  
處不思僭擬之嫌陛下若不因此特有懲革伏恐從此  
奉官輩便須迴避中丞累朝制度失自陛下臣等官忝  
列實為陛下惜之奉此以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  
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途相高並列通班合  
知名分如聞喧競亦以再三既招人言其損朝體其臺官  
與此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道途任抵換而過其叅從人  
則各隨本官之後少相僻避勿信衝突又聞近日已來應  
合有導從官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傳呼前  
後不過三百步

唐書曰歸登為右

裴延齡以姦佞有恩欲為相諫議  
大夫陽城上

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

言忤旨初執事... 以示登登慘然曰願寄一名雷電之  
下安忍令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聽署其奏無所  
迴避時人稱重

又曰王仲舒字弘中貞元十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等科仲舒登一第起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  
言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

又曰趙宗儒拜右拾遺翰林學士父驍政秘書少監與父  
並命出於中旨當時以此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四

職官部二十二

散騎常侍

員外散騎常侍

通直散騎常侍

散騎侍郎

員外散騎侍郎

通直散騎侍郎

散騎常侍

六典曰唐貞觀初置散騎常侍二員隸門下省明慶三年

又置二員隸中書省始有左右之號並金蟬貺貂左散騎

與侍中為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為右貂謂之八貂

又曰散騎常侍晉代此官選望甚重時與黃門侍郎謂之

黃散

漢書百官表曰散騎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正員多至數十人

應劭漢官儀曰秦及前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散騎騎馬並乘輿車獻可替否

魏志曰文帝延康元年置散騎常侍為一官省中置四人與侍中同掌規

魏略曰散騎常侍此於侍中貂璫插舌黃初中始置四人出入侍從與上談議不典事

蜀志曰魏文帝善孟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

吳志曰薛莹既至洛陽特先見叙為散騎常侍荅問處當皆有條理

晉書曰鄭默字思元為散騎常侍武帝出南郊侍中以傳乘詔曰使鄭常侍參乘

又曰阮孚為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宥之

又曰華嶠字叔駿加散騎常侍班固中書寺為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理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也

又曰何劭字敬祖曾之子也少與武帝同年有惣角之好及帝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重

晉起居注曰太康七年詔曰尚書馮統忠亮在公歷職內外勤恪匪懈而疾未差屢求放退具以統為散騎常侍賜



錢二十萬牀帳一具

又曰昇平五年詔曰前西中郎謝萬才義簡亮宜居獻替其以萬為散騎常侍

晉中興書曰庾闡有文章才美識者以為宜綜國史於是召為散騎常侍

晉諸公贊曰司馬駿五六歲能書數魏王為帝駿八歲為散騎常侍講

齊書周盤龍自平北將軍為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堯叟對曰此貂蟬從堯叟中出耳

齊職儀曰魏氏侍中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常侍對挾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

後魏書曰初高祖以李彪為散騎常侍郭祚因入見高祖謂祚曰朕誤受一人官祿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曰朕昨誤沉吟曰此自應有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亂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故不敢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亂使朕遲迴不能復決遂不移官

又曰明亮為常侍加武勇將軍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武勇其號至濁

又曰荀頹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令百官奉才堪幹事人足委伏者於是公卿咸以頹應選徵拜散騎常侍

又曰孝文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在集書合省逋墮

九  
致使王言遺漏起居不修

比齊書曰宋弁為散騎常侍遷右將軍領黃門弁屢讓高祖曰散騎位在中書之右常侍者黃門之庶兄領軍者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而棄大委

又曰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高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請假侍服者亦請罷之詔皆如表

二國典畧曰齊遣散騎常侍梁瞻聘于陳瞻乱韻溫雅南人欽服力謂之曰常侍前朝何竟不來今年誰相對者又曰賀琛為梁散騎常侍梁主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人呼之

隋書曰案漢官侍內金蟬左貂金取剛故蟬取高潔也

聖巴志曰內常侍右貂金璫銀附蟬內書今亦同此今宦者去貂內史金蟬右貂納言金蟬右貂開皇時特加散騎常侍在門下者貂蟬至是罷之唯加常侍聘外國者特給貂蟬還則輸納於內省

環濟要略曰散騎常侍入侍左右出則常侍事於廊廡之下

華嶠集云詔曰散騎以從容侍從承答顧問掌讚詔命平處文籍故前世多參用文孝之士義郎華嶠有論議著述之才其以嶠為散騎常侍兼典中書共參著作事嶠表謝云非臣典筆申亂所能陳表

員外散騎常侍

晉書曰吏部郎李重啓東莞太守曹加之才翰李義先代  
之後宜補員外常侍

晉起居注曰咸康八年司徒王道表員外常侍孫朝八年  
告老并身茨宇求絕榮祿宜結本官秩俸以終餘年

梁書曰賀琛字国宝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座無貂  
自琛始也

### 通直散騎常侍

陶氏職官要錄曰晉太始十年詔東平王楙為員外常侍  
通直殿中與散騎常侍通直通直之號蓋自此始也

朱鳳晉書曰左軍陳與鑿之子以父老求去職宿衛不宜  
曠詔以為通直常侍

宋書曰通直散騎常侍員四人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  
外晉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  
常侍晉江左置四人

梁書曰鮑泉嘗乘高幃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  
逢国子祭酒王承上疑非舊貫遣訪之泉從者荅曰鮑通  
直承恠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  
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  
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之為笑謔

北齊書曰張景仁除通直散騎

點通直字

遂為正常侍也

隋書曰許善心加通直散騎常侍聘于隋遇高祖伐陳禮

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亂上不許留於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之下籍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此國唯復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馬二十疋

### 散騎侍郎

魏志曰文帝延康元年置散騎常侍七部各四人

又曰鍾毓字雅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之風

魏畧曰孟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為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為散騎常侍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嬪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為阿九康既在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

晉陽秋曰荀顛字景倩帝見而竒之荀令君子也擢拜散騎侍郎

于寶晉紀曰處士馮恢志行過人以為散騎侍郎張華曰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榮次也敬而為賓主者固俗士也及華至恢待之恭於是時人少之唐書曰高祖初平長安拜舞人安比奴為散騎侍郎既

朝列咸陪遊宴禮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於任任誰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先解朝服露体而擊之問其故對曰不敢以先王法服而為伶人之衣也唯齊末高緯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為殷監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基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李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故非創規模貽子孫之道也高祖不納

桓氏家傳曰延康元年初置散騎之官皆選新舊文武之才以為賓宴之臣遷桓範為散騎侍郎

陶氏取官要錄曰按漢初有騎郎常侍有資者得為騎郎資蒲五萬為常侍郎張釋之以資為常侍郎蓋此官也華嶠譜叙曰華歆有三子表字偉咎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寮諸郎共平尚書事少並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深文論駁唯表不然事有不便輒有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司空陳恭等以此稱之

### 員外散騎常侍

晉起居注曰大興四年詔曰今以前司空從事中郎盧湛為散騎侍郎在員外

晉中興書曰符堅青州刺史符朗降烈宗詔曰朗深識逆順望風歸化既嘉此誠亦簡其才可員外散騎侍郎并賜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二十四  
給之

宋書曰員外散騎侍郎置無員

後魏書曰梁三益字敬安於南陽內附高祖與語善之曰  
三益三益殊不亞拜員外散騎侍郎

通直散騎侍郎

晉大興元年起居注曰置通直散騎侍郎四人

沈約宋書曰晉元帝使員外散騎侍郎二人與散騎通直  
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

後魏書曰李瑾字道瑜美容貌頗有文才遷通直散騎侍  
郎與黃門王道業尚書郎盧觀典修儀注臨淮王式謂瑾  
等二攜共掌帝儀可謂舅甥之國王盧即瑾之外兄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五

職官部二十三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上

六典曰御史大夫之職掌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朝列中丞為之貳凡天下之人有稱寃而無告者與三司詰之三司即御史大夫凡中外百察之事應彈劾者御史言與大夫中書明下也大事則方幅奏彈之小事但署名而已

漢書以御史大夫秦官也應劭曰侍御之率故稱大夫

史記曰趙堯者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興公謂御史大夫

周昌曰君之吏趙堯年雖少奇士也君必異之且代君位  
昌笑曰堯刀筆吏何能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獨不樂  
悲歌群臣不知所以然堯進問陛下所悲者非為趙王年  
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  
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  
強相及呂后太子群臣所素敬彈者乃可高祖曰然誰可  
堯曰御史大夫固昌其人賢忍辱且且呂后太子及大臣  
皆敬憚之獨昌可高祖乃召問昌謂之曰吾欲固煩公公  
強為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  
於諸侯高祖曰極極知其左遷君私憂趙念非公毋可若  
於是徙昌為趙王相既行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  
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執視趙堯曰毋以易堯遂拜堯御史  
大夫

漢書曰元帝時琅瑯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承嘉上  
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  
可不選平陵朱雲燕資文武中正有智畧可使以六百石  
秩試守御史大夫盡其能

又曰朱博為御史大夫府史舍百餘區井泉俱竭又其府  
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  
後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果火發焉

又曰汲黯謂上曰公孫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  
此詐也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三公為布被誠飾詐以釣名



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九卿以下無差誠如黯言

又曰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時又東置滄海北置朔方之郡弘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滄海專奉朔方上許之

又曰張湯為御史大夫舞文巧詆以輔法

又曰張歐為御史大夫天上具獄事可却之不可者不得已而為之弟應對之其愛人若此年老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

又曰杜周為御史大夫後周子延年為御史大夫以居父官府不敢嘗舊位坐卧皆易其處

又曰倪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所匡諫官屬

### 易之

又曰張湯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語國用日盱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

又曰晁錯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則削其地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錯獨竇嬰爭之由此與嬰有隙

又曰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寮師帝從之

又曰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倪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夫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寬為大夫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誠知

之

漢書百官志曰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常副丞相事

漢雜記事曰故事上書為二封其一曰副令為尚書先發之有不善併去不奏魏相為御史大夫奏去副封以防擁蔽

漢舊儀曰御史大夫寺在司馬門內門無塾門署用梓板不起郭邑題曰御史大夫寺

北齊楊楞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也

唐書曰韋挺太宗嘗謂挺曰卿之任御史大夫獨朕意耳

左右大臣無為卿地者卿一之哉

又曰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崔暹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暹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

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如彈暮黜亦可矣遂與殿中慕容旬奏彈之

又曰韋思謙除右肅政大夫遂坐受拜或以為言謙曰國家班列自有等差奈何以心息為事

又曰崔隱甫為大夫一切省責之事無大小悉令誌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過半群僚側目上常謂曰卿為大夫深副朕所委

又曰肅宗幸靈武李峴應心至行在拜扶風郡太守兼御

史大夫既收京師拜禮尚書守京兆尹復兼御史大夫時  
峴兄峘為戶部尚書兼成節尹乾元初玄宗還京峘自蜀  
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列臺事自國初以來兄弟並拜  
大夫未有其比時長安士庶皆賦美之

又曰崔縱勸李懷光西至奉天加右庶子充使無幾拜京  
兆尹兼御史大夫數奏懷光剛愎反覆宜陰備之及幸梁  
州左右或短之曰縱素善懷光必不來矣上曰他人不知  
縱吾可保不數日縱至拜御史大夫

又曰李元素徵拜御史大夫大夫自貞元中位缺久難其  
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位一無修舉但  
規求作相久之寢不得志見塔必曰無以某官散相疎也

見屬官必先拜 脂韋在列大夫人情

又曰李景讓轉御史大夫景讓慷慨有人志事毋以孝聞  
正色立朝言無避忌時宣宗皇舅鄭光卒詔贈司徒罷朝  
三日景讓曰國舅雖親朝典有素無容過越乃上言曰鄭  
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聖心况皇太后哀切之時  
理合加等而賜之粟帛降之弔問自家刑國名謂合宜今  
以輟朝之數比於親王公主即前列無所縱亦自不可施  
用何者先王制禮所貴防微大凡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  
屬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况當萬乘親  
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朝廷公卿以至庶人擬開  
元禮外祖父母及親舅喪上服小功五月若親伯叔親兄

弟即服齊縗周年所以疎其外而密於內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強盛故西漢有呂氏之侈機滅劉氏國朝有則天之篡殆革唐命蓋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漸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設使陛下速改詔命輟朝一日或兩日示其降有差恩禮無備使四方見陛下欽明之德青史傳陛下制度之文垂之百王未播芳烈臣愚不肖謬竊恩私實願陛下處於堯舜之上義軒之列所以甘心鼎鑊伏進危言優詔報之乃罷朝兩日

又曰田令孜軍沙陀逼京臨幸幸鳳翔外師朱玫以兵來迎駕令孜扶帝幸山南時中夜出幸百官不及扈從而隨駕者黃門衛士數百人而已帝駐寶鷄候館詔授孔緯御

史大夫遣中使得詔令歸率百寮赴行在時京師急變從駕官屬至盤屋並為亂兵所剽資裝殆盡歸承令見宰相論事肅遠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辭疾不見緯遣臺吏捉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為詞緯無如之何乃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辨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駢奔迫而咫尺天顏累召追徵皆無承稟非臣子之意也凡布衣交舊緩急猶相救恤况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耶言竟泣下三院曰夫豈不懷但盤屋剽剝之餘丐食不給今若首途聊營一日之實俟信宿繼行可也緯拂衣而起曰吾妻危疾旦不得夕又夫豈以妻子之故忽君父之急耶公輩善自為謀吾行天矣即日見李昌符告曰主上再有詔命

令捉百寮前集觀群臣之意未有發期僕忝憲關不宜居  
後道途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騎送至陳倉昌符嘉之謂緡  
曰路無項迹畏根辦耶乃送錢五十緡令騎士援緡遂散  
關緡知朱攻必畜異志奏曰關城小邑不足以駐六師請  
速幸梁州翌日早駕雖陳蒼纒入關而外岐之兵圍寶鷄  
攻散關微緡之言幾危矣

五代史後唐吳曰天成元年夏六月以李琪為御史大夫  
自後不復除

通典曰漢御史大夫副丞相事若今之同平章及叅知機  
務之類所以漢書云薛貢常匡迭為宰相薛宣常賢匡衡  
則是丞相而貢禹但為御史大夫

又曰武后時改御史臺為肅政臺凡置左右肅政二臺別  
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二十人

漢武帝集曰武帝作栢梁臺詔群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  
詩者乃得上坐御史大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

唐中宗授楊再思檢校左臺大夫制曰避車要秩非德靡  
升專席雄班惟賢是屬侍中楊再思衣冠舊齒廊廟宏材  
寒暑不易其心始終弗虧其度在明時而有立居暗室以  
無欺投水陳謨邁漢朝之三傑霑沙作相掩虞日之五臣  
森乎抱松栢之心凜若負冰霜之氣佇因獻替兼肅權豪  
宜分務於鸞肩俾效能於烏署

又蘇瑯授右臺大夫制曰為臺峻秩望惣鐵冠蒼珮崇班

威高石室誠副相之榮級實次卿之通任前岐州蘇桐詞  
喬楚澤量湛黃陂既光大廈之才堪入巨川之用西京展  
驥道掩題輿右輔馮熊風超露冕朱帷露撤初停州縣之  
勞白簡霜疑宜屏權豪之氣

御史中丞上

韋昭辨釋名曰御史中丞居中丞相者也辨云此中丞自  
御史大夫下丞有二其一別居殿中舉不法故曰中丞

周禮曰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功刑以理王宮政令凡宮  
之亂禁注曰若漢之御史中丞

史記曰臧宣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三十年以微文深詆殺  
者甚衆稱為敢夫

漢書曰陳咸字子康沛郡人為中丞惣領州郡奏事課第  
諸刺史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

又曰鮑宣字貢君為中丞執法殿中外惣部刺史郡國三  
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由是知名

又曰中丞有石室以藏秘書圖讖之屬以其居殿中故曰  
中丞

又曰張湯為御史大夫丞上請造白金五銖錢籊天下鹽  
鉄排富商大賈

東觀漢記曰樊淮字幼陵為御史中丞舉正非法百寮震  
悚

又曰宣秉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

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魏書曰高泰之子道穆為御史中丞帝姊壽陽公主行  
犯清路執赤捧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捧破其車公主深  
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正之人彼所行者  
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耶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  
路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謝曰臣蒙陛下恩奉陛下法不  
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

謝承後漢書曰陳謙字伯讓拜御史中丞執法憲奉法多  
所糾正為百寮所敬尚書選舉序位旌賢常諮問謙自陳  
蕃雖尊為宰相論讓褒貶每在質疑皆服其清識高亮  
續漢書曰馬嚴字威鄉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嚴

舉劾案章甲明舊典奉法按舉無所迴避百僚彈之

漢官儀曰御史中丞二人本御中大夫之丞其一別在殿  
中兼典蘭臺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章奏  
糾察百僚

漢舊儀曰御史中丞督司隸司獄督司直司道督刺史刺  
史督二千石以下

漢官解詁注曰建武以來省御史大夫官屬入侍蘭臺蘭  
臺有十五人特置中丞一人以惣之此官得舉非法其權  
次尚書

魏志曰鮑勛字叔業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群僕射司馬宣  
王並舉勛為官正官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

百寮嚴彈罔不肅然

魏氏春秋曰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  
以心主多逐捕不欲稽留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五



